

一
探
金
庸

俠
風
雲
集

嚴家炎◎著

一
探
金
庸

新知舊文縱論武俠·奇談怪論笑傲江湖

俠骨
柔情

嚴家炎◎著



Jinyong Teahouse

金甬茶館 35

一探金庸俠骨柔情

作者 嚴家炎

執行主編 李佳穎

責任編輯 鄭祥琳

美術設計 唐壽南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州路二段一八四號七樓之五

郵撥／0189456-1 電話／2365-1212 傳真／2365-7979

著作權顧問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排版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長倫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業字第 二二九五號

售價 22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4136-6

金甬茶館網站

VL 遠流博識網

http://jinyong.ylib.com.tw E-mail: jinyong@yuanliou.ylib.com.tw
http://www.ylib.com.tw E-mail: ylib@yuanliou.ylib.com.tw



Jinyong Teahouse

金

庸

茶

館

◎ 發行人的話

《金庸茶館》開館緣起



王榮文

金庸。

這不只是一個名字，更是一個世界，一個令萬千讀者心繫神遊的世界。

在《金庸作品集》「台灣版序」一文中，金庸先生曾經寫道：「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就此而論，金庸先生無疑是最成功的。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沉醉在金庸世界，為其中的人物情節廢寢忘食，或慷慨激昂，或低迴不已。「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幾乎可以說定已經溶入人們的血脈之中，和讀者一同呼吸、一同生活，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一九八七年，遠流出版公司在台灣出版「金庸作品集」以及「金學研究集」。不僅使得更多讀者進入英雄義重、兒女情長的武俠世界，共睹奇峰迭起的江湖恩怨，而且展示了諸子百家浸淫此一世界的所見所感。這些研究金庸作品的作品，非但是百家爭鳴、各有論調，能夠和讀者共鳴辯難，也同時反映了這壯闊雄渾、瑰麗細膩的金庸世界是多麼的豐富，多麼的「別有繫人心處」。

每一次金庸先生應邀演講座談，無論在台北、香港、北京……總是引起金庸迷的熱切回響。一個早經作者封筆而「劃定疆域」的世界，卻因讀者「江山代有才人出」，而能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無盡妙趣，這不能不說是金庸世界已經臻於化境而歷久彌新了。

有鑑於此，我們亟願在原有的「金學研究」基礎之上，更進一步，開拓一片園地、一座空間，讓全球金迷能夠一展身手、抒發所見所思，切磋論劍一番！

「金庸茶館」正是為此而開。

「茶館」之名，乃是金庸先生本人在眾多提案中所屬意的，也因此我們特別邀請金庸先生為茶館題字，並決定英文譯名 JINYONG TEAHOUSE，既謂之「茶

館」，我們竊思其意，「則先生謙沖自抑，不欲自名為「學」，二則先生又題「新舊交縱論武俠，奇談怪論笑傲江湖」，正是表明此處任由來去，可褒可貶，可擊節稱快，可低迴遙想，論文、隨想、奇論、考證，兼容並包。此外，「茶館」乃說書之地，亦有傳承追遠、一脈相承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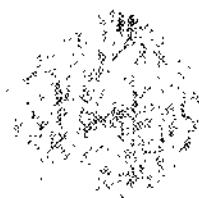
因此，「金庸茶館」的宗旨是：作為全球華人金庸讀者自由發表意見的空間，激揚全球各地對於「金庸學」(JINXONOLGY)的開發研究，提供、聯結、傳播及整合一切與金庸相關的資訊，形成無邊界無止境的金庸世界。

這個空間將是開放的、自由的，如英國贈與人口的海德公園肥田箱一般；這個空間也將是熱情交流的，同好會聚一堂，和而不同，各逞機鋒，豈不快哉！拜今日資訊科技之賜，這個空間也有不同的面貌：金庸迷可以在Internet上找到「金庸茶館」(上網位址：<http://jinyong.lib.com.tw>)，也可以透過叢書的形式來訪求探索；這是一個讀者共建共享的園地，既可駐足欣賞，也能隨興創作……。

當然，形式是無窮的，想像是無限的。

茶館已開，盛會可期，敬邀四方豪傑仗劍前來。

將金庸小說搬上講台



一九九五年春開始，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這部書稿和另一部《再探金庸情節趣味》書稿，便是根據那時的講稿陸續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內容，一九九四年起曾以學術論文的方式，先後在香港《明報月刊》、嶺南學院《現代中文文學評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雜誌、武漢《通俗文學評論》、廣州《東方文化》雜誌、北京《中國文化研究》上刊載。現在集稿出版，又增補了當初為避免論文過長而有意節略的篇幅，以及一篇課堂討論發言選錄，文字上也作了此潤飾修訂。

在大學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憑心而言，並非爲了趕時髦或要爭做「始作

俑者」，而是出於文學史研究者的一種歷史責任感。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就主張現代文學史不應排斥鴛鴦蝴蝶派①小說和舊體詩詞（見一九八〇年發表的〈從歷史實際出發，還事物本來面目〉一文），並首次將張恨水寫入文學史教材。至於金庸這樣的傑出作家，當然更應入史並可開設課程。具體來說，我開這課，一是為了感謝青年朋友們的殷殷期待，二是為了回答文界個別人士的無端指責。

錢理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他讀金庸小說的緣由：

說起來我對金庸的「閱讀」是相當被動的，可以說是學生影響的結果。那時我正在給一九八一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講「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天一個和我經常來往的學生跑來問我：「老師，有一個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嗎？」我確實是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於是這位學生半開玩笑、半挑戰性地對我說：「你不讀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說完全了解了現代文學。」他並且告訴我，幾乎全班同學（特別是男同學）都迷上了金庸，輪流到海淀一個書攤用高價租金庸小說看，而且一致公認，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課堂上介紹的許多現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這是第一次有人——而

且是我的學生」向我提出金庸這樣一個像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我確實大吃了一驚……

類似的情況我也同樣遇到過，而且還不止一次。「既然那麼多年輕人都喜歡讀，做老師的完全不了解似乎說不過去。」懷著這種心情，於是我試讀了《射鵰英雄傳》，一讀之後，竟然就放不下來。一九九一年我在舊金山時，又有青年朋友鼓勵我為當地一個華文文化中心講講自己對金庸小說的看法（陸鏗先生曾在《百姓》雜誌上為此發表專文報導）。所以，我之閱讀、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說，可以說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動、督促之下，後來竟至漸漸覺得不為他們做點事就欠了感情的債，就會有重壓之感，覺得不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既愧於文學史研究者的責任，也辜負了年輕朋友的期待。

至於文界個別人士的無端指責，那是發生在一九九四年初冬的事。此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鑒於查良鏞（金庸）先生在法學（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聞事業、小說創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授予他名譽教授稱號，我也在這儀式上發表

了題爲〈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的賀辭。不料，此舉遭到了一位維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諷和譴責，他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廣州《南方周末》上，刊發了〈拒絕金庸〉一文，說他雖然沒有讀過金庸小說，卻知道武俠小說「行如鴉片，使人在興奮中滑向孱弱」；說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稱號是「北大自貶身份而媚俗」。

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開設元曲研究課程^②竟受到上海文人攻擊一事。周作人曾在一九二〇年寫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說：

北大的學風彷彿有點迂闊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肯冒險卻並不想獲益，這在從前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來計劃溝通文理，注重學理的研究，開闢學術的領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別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來說，北大的添設德、法、俄、日各文學系，創辦研究所，實在是很有意義，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隨後看來並不覺得什麼稀奇，但在發起的當時卻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與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

時代加添德、法文，只承認詩賦策論是國文學的時代講授詞曲，——我還記得有上海的大報曾經痛罵過北大，因為是講元曲的緣故，可是後來各大學都有這一課了，罵的人也就不再罵，大約是漸漸看慣了吧。

周作人在文中表示：「我希望北大的這種精神能夠繼續發揮下去。」其實，這種精神也就是魯迅所稱讚的「北大的校格」：「常為新的、改進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我觀北大）北大今日對金庸的推重，猶如「五四」當年推重元曲、推重歌謠一樣，都是開風氣之先，同樣體現了這種一貫的精神的。

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的華人教授陳世驥，二十年前就曾直接將金庸小說比作元曲，他在致金庸信中說：

弟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猶只見此一人而已。此意亟與同學析言之，使深為考索，不徒以消閒為事。談及鑑賞，亦借先賢論元劇之名言立意，即王靜安先生所謂「一言以蔽之曰，

有意境而已。」於意境王先生復定其義曰，「寫情則沁人心脾，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此語非泛泛，宜與其他任何小說比而驗之，即傳統名作亦非常見，而見於武俠中為尤難。蓋武俠中情、景、述事必以離奇為本，能不使之濫易，而復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遠識博而意高超者不辦矣。藝術天才，在不斷克服文類與材料之困難，金庸小說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

當初北大開設元曲的課就受到攻擊，如今推重被陳世驥教授比作如「元劇異軍突起」的金庸小說，又復受到諷嘲，這真使人感嘆歷史彷彿就是轉圈，在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何其艱難！但正因為如此，我也不自量力，決心將金庸小說搬上講台，讓大家來共同討論和鑒別，顧不得這一做法是否妥善或超前了。

這部書稿，只是寫了我讀金庸小說後若干突出的感受、心得以及聯帶引發的許多想法，內容並不全面，論點也未必成熟。要論金庸小說的藝術成就，本應首先對

他創造的「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出研究，我卻並未專門論列。所以如此，除時間、精力所限外，一則因為此前已經出版過一批這樣的著作（如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女子》、曹正文《金庸小說人物譜》），二則因為我從各種角度探討金庸小說時，仍要涉及書中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不專門論述，反而能避免重覆。當然，今後如果主客觀條件許可，我還想就金庸創作的若干方面（如金庸藝術想像的特點、金庸對中國傳統小說形式和語言的傳承與創新，金庸與大仲馬的比較等等），繼續做點研究，以完整地了卻自己的心願。

應該說明的是：儘管我接觸的「金學」或研究武俠小說的著作有限，卻仍然從自己讀到的一些學者、作家（如香港的劉紹銘、倪匡、吳靄儀、楊興安，大陸內地的馮其庸、章培恆、陳平原、陳墨）的論文、著作中獲得許多教益。即使有些看法與我並不一致，同樣啟發我去思考。我要在此向諸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謝意。如果說這部書稿尚有可取之處，可能在於它思考、探討了其他學者尚未涉獵或來不及充分展開的問題，並將這些思考加以學理化、系統化而已。

最後交代一下附錄的幾篇文字。《金庸訪談錄》是我在一九九三年三月訪問金

庸先生所作的提問與回答的記錄：《〈連城訣〉簡評》意在消除某此讀者有關金庸這部小說主旨的誤解；《金庸筆下的大理》是九九八年四月我在大理「金庸研討會」上的發言稿；《就金庸作品答大學生問》則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赴北京師範大學演講後，與該校師生的問答內容整理，筆者相信，這些文字對「金庸迷」或有志於研究金庸小說者也會有一些參考價值。

是為序。

① 編者註：鴛鴦蝴蝶派是發端於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十里洋場」的一個文學流派。魯迅曾言：

「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時叫作『洋場』，……有些才子們便跑到上海來。」他們最初熱衷的題材是言情小說，寫才子和佳人「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絮花下，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並因此得名。鴛鴦蝴蝶派是以「遊戲筆墨，偷人消閒」為其主要宗旨，作品大都以消閒、遣愁、排悶、除煩為目的，他們視作品為商品，因此內容上也不得不隨著有閒階級或小市民的庸俗趣味為轉換；有時是言情小說，有時是黑幕小說，有時又轉換成以偵探、武俠最為熱門。（轉摘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

②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吳梅在北大國文系開設「詞曲」和宋元以來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兩門課程，前者講到元代散曲，後者講到元代雜劇。



《金庸茶館》開館緣起

序言：將金庸小說搬上講台

嚴家炎

第一章 奇異的閱讀現象 說金庸熱

1. 讀者數以億計 3

2. 四大奇異之處 5

3. 難以索解之謎 11

第二章 英雄不怕出身低 說武俠小說命運

1. 「俠以武犯禁」？ 15

2. 打壓人罪的黑暗時代 21

3. 消失的麻雀，如同…… 29

4. 楊沫、魯迅與老舍 33

5. 社會呼喚新武俠 43

第二章 豪氣干雲鑄俠魂——說金庸筆下的「義」

1. 「義」：金庸小說之魂 51

2. 肝膽相照，一諾千金 55



第四章

變幻百端筆生花——說金庸筆下的「武」

③ 路見不平，捨身相助 61

④ 爲國爲民，俠之大者 65

⑤ 超越民族，百姓至上 69

「文人式想像」 79

② 寓文化於技擊 83

③ 武文相通，悟道爲高 89

④ 與人物緊密結合 93

⑤ 緊扣環境因素 99

⑥ 落花流水之役 105

第五章

生死以之痴千態——說金庸筆下的「情」

① 金庸式純情故事 113

② 形形色色的痴情種 117

③ 最完美愛情與最理想戀人 123